

# 秦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中的东部与冬部

谢荣娥

[摘要] 以秦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中反映语音的资料为对象,我们发现,东冬合韵与方音有关,带有楚方言色彩,楚方言中幽部与东部相通、冬部与阳部相叶、东部与蒸部相叶的现象更能说明楚方言里东冬两部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绝非偶然,东冬合韵的性质也必然需要从方言角度加以认识与解释,而且当我们将东冬两部置于他们各自与其它韵部的联系中时,这种系统而有规律的关系网进一步有力地证明了东冬合韵的方言性质。

[关键词] 楚方言;东部;冬部

[中图分类号] H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9)06-0753-05

## 一、秦汉楚方言区与楚方言区文献

在历史文献中虽然找不到关于秦汉方言区划分的直接记载,但扬雄的《方言》、许慎的《说文解字》及汉代经师注语中记载了不少当时的方言,这些材料都可以用来拟测秦汉时期的方言区划。结合楚国疆域扩张的历史及战国秦汉时期的移民情况,我们可以初步确定秦汉楚方言区的范围:以郢都为中心,包括北至河南中南部、东至安徽的寿春,西至湖北西部,南至湖南南部的这一区域。

由于我们考求的是语音问题,所以我们收集这一区域内文人作品中能反映语音的全部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有韵文、假借、异文、读若、直音、标音等材料。具体的主要是《淮南子》韵语、秦汉楚籍文人诗文韵语、许慎的读若音、应劭的直音、长沙马王堆帛书(楚人作品部分)的通假字、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韵语、扬雄《方言》所载楚方言的标音字等等。《淮南子》是公认的带有楚方言特色的作品。秦汉时期籍属楚方言区的文人主要有陆贾、刘秀、袁安、许慎、黄香、堂谿协、王逸、张衡、朱穆、胡广、王延寿、戴良、应劭、堂谿典等,观其经历,成年为官之前均生活在楚方言区,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就确定为秦汉楚方言区文献。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文献较为丰富,其出土地在故楚国境内,其中有大量文献经专家考证认为是自战国到汉初楚文化的传流,是楚文化的光辉结晶<sup>[1]</sup>(第39页)。李学勤先生提出“马王堆帛书中能推定作者地望的,大都是楚人的著作”<sup>[2]</sup>(第33页)。其它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马王堆帛书的地域性做了一些研究。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文献的作者全部是楚人,因此在使用这部分材料时,我们采用了较为谨慎的作法,即只有当今学界对方言性质论证较为充分的材料我们才加以使用,其余不作为论文的研究材料。这样,马王堆汉墓帛书中能为本论文所使用的通假材料主要是《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相马经及五十二病方。另外,据初步统计,秦汉时期传世文献记录的楚方言词共计517个,其分布的文献主要有《方言》、《说文解字》、《楚辞章句》、郑玄注、高诱注等等。这类楚方言词中有一部分透露出当时的语音信息,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部分楚方言词与当时的通语词之间存在语转、同源关系,这些词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语音情况;一部分记载楚方言词的字有标音作用,尤其是《方言》中那部分楚方言词所使用的字。我们将这两类材料统称为广义的

标音材料,作为论文的佐证资料。

出土文献保存了当时的真实面貌,在材料的使用上较为便捷。而传世文献不同,秦汉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历经辗转传抄,其间必有不少变更,因此使用传世文献时,我们借助现今研究成果,比勘审对每一则材料,使其尽可能接近原始面貌。

## 二、关于古东部与古冬部

关于古音“东、冬”两部的分合问题,清朝以来的古音学家意见颇不一致: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朱骏声是主张不分的;孔广森、江有诰、章炳麟、黄侃等则主张“东、冬”分立;严可均对两种观点均不赞成,提出冬部与侵部合并。歧说纷陈的症结,在于学者们未能甄别上古时代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材料,将其融合在一起,各执一端,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虽然注重了时期的区别,却忽视了地域的差异,影响了最终的结论。

现代学者也做了不少相关探讨与研究。于省吾先生运用古文字中的语音资料及《诗经》、其它先秦典籍,论定先秦东冬不分;史存直先生从《诗经》、《楚辞》用韵和“谐声关系”两方面论证东冬不分;陈秉新先生从谐声、异文、通假、韵读等方面加以论证,材料运用甚为丰富,但忽视了地域的差异,其结论的可靠性也就受到了影响。王力先生认为:“从《诗经》用韵的情况看,冬侵合并是合乎事实的,所以《诗经》韵部应该是二十九部;后来由于语音演变,冬部由侵部分化出来,所以战国时代的韵部应是三十部。”<sup>[2]</sup>(第 8 页)我们考察《诗经》中冬侵两部用韵情况,冬部独用 12 个韵段,22 韵次,侵部独用 36 个韵段,51 韵次,冬侵合韵 7 个韵段,9 韵次,韵离合指数为 24,没有合并。另外考察冬侵合韵出现的地域情况,发现其均在《秦风》、《豳风》、《大雅》中。古代秦、豳的区域即今陕西、甘肃一带,《大雅》多为王朝士大夫之作,多产生于西周和东周的首都地区镐京和洛邑。周祖谟先生提出:“至于《诗经》中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陈等诸国诗,押‘侵’韵有十二处,押‘冬’韵有七处,就是没有‘冬’、‘侵’通押的例子。”<sup>[3]</sup>(第 143 页)由此可以断定,冬侵相叶与周秦时代的秦晋方言有关,一直到两汉时期秦晋方言中仍有这种叶韵现象,如班固《窦将军北征颂》叶“风阴淋农任心音潜参”,赵岐《离娄章句上章指》叶“风忠心”等。

从《诗经》用韵的情况看来,冬东两部是有别的。东部独用 49 个韵段,87 韵次,冬部独用 11 个韵段,21 韵次,东冬部合韵为 4 个韵段,7 韵次,韵离合指数为 18,没有合并。同时我们仔细考察东冬合韵的 4 个韵段,发现大都不能视为东冬相叶。合韵韵例为:《召南·何彼襛矣》叶“襛雍”,《邶风·旄丘》叶“戎东同”,《小雅·蓼萧》叶“浓冲雍同”,《周颂·小毖》叶“蜂虫”等。“浓冲雍同”可作为“浓冲”、“雍同”分叶,不必牵强为东冬合韵;“蜂虫”一例,段玉裁、王力均不以为韵,并非韵脚,亦不可取;“戎东同”一例,王力先生据《左传》异文和《经典释文》徐邈音读,改“戎”为“茸”,同时就出土文献来看,阜阳汉简《诗经》亦作“茸”,可见此例本为东部自叶。如此看来,唯可据信的是《召南》一例。《诗经》二南中的诗篇,产生于长江、汉水和汝水流域,是先秦楚国的属地,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韵例可能与楚方言有关。

周祖谟提出,“在先秦诸子书中东冬合韵的也很不少,东冬到两汉仍然有分;下至魏晋时期,除陆机、陆云、左思以外,东冬的界限仍秩然不紊,直到刘宋时期才合为一部。”<sup>[3]</sup>(第 145-146 页)前面我们已从韵语的客观材料出发提出先秦时期东冬两部当分的结论,联系前后语音发展的流变,我们认为秦汉时期的东部与冬部仍属分立状态。就《两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一书中“两汉韵谱”来看,两汉韵文里尽管有一些东冬相押的例子,但是两部分用十分显著。东部与阳部相叶的用例很多,冬部跟蒸部、侵部相叶的用例也很多,冬部很少与阳部通押,东部也很少与蒸部侵部通押。江有诰曾指出:“东每与阳通,冬每与蒸侵合,此东冬之界限也。”故此,我们认为两汉时期东冬之间的界限是分明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古东冬两部当属分立,一直到两汉时期两部之间的界限仍是分明的。至于合韵问题,我们可以结合地域因素,在考虑历时音变的基础上引入空间的概念加以认识与分析。

关于古东冬两部所辖字的问题,各家也存在一些分歧。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我们先将论文所用材料中涉及到的有分歧的归字现象作一探讨。关于农声,朱骏声不立农声,农从尙省声,归东部,严可均农

归侵部,王力农声归侵部,江有诰、孔广森、董同龢、周祖谟农声归冬部。从诗文用韵及文字通假来看,农声应归冬部。如《诗·召南》:“何彼襍矣”,韩诗作“戎”。毛传:“襍,犹戎戎也。”银雀山汉墓出土《孙臧兵法·见威王》:“昔者神戎战斧遂”,神戎则神农。关于充声,对充字的形体有两种分析:《说文》从儿育省声,另一种意见认为育非声,从人育省。两说都不可信。从篆文字形来说,像人体高大之形,声义均与育无关。严可均据“育省声”之说,将充字归到东部。充在《广韵》为东韵三等字,昌终切。董同龢据此将充字归到冬部,但诗韵证明充声应当归东部,如《诗·郑风·山有扶苏》叶“松龙充童”,故此,我们赞成将充声归入东部。关于宗声,段玉裁将宗声、崇声、嵩声都归东部,孔广森、江有诰将宗声归冬部,嵩声归东部,段玉裁宗声、崇声分立,失之过细,朱骏声认为“崇嵩崧”原是一个字,全归宗声。这样就将东冬的界限搞乱了。《诗·大雅·鳧鷖》叶“濂宗宗降饮崇”,《大雅·云汉》叶“虫宫宗临躬”,故此,我们赞成孔、江的说法,宗声归入冬部。关于颞字,江永、孔广森、王念孙入东部,段玉裁归侯部,《诗·小雅·六月》叶“颞公”,段玉裁认为是侯东合韵,这也是泥于从禹得声之故。王力曾指出:“当《诗经》用韵与谐声偏旁发生矛盾时,仍当以《诗经》为标准。例如颞字,《诗经》既拿来押公字,就不必再入侯部。”这个意见是可取的,故此,我们将颞字归入东部。

### 三、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的东冬合韵

先秦韵语,东冬合韵的用例很少。据江有诰的先秦韵读,《国语》、《孙武子》、《家语》、《列子》、《吴子》、《山海经》、《穆天子传》、《六韬》、《素问》、《吕氏春秋》中无东冬合韵之用例;《管子》东部独押有4个韵段,冬部独押有3个韵段,东阳合韵有3个韵段,冬侵合韵有1个韵段;《晏子春秋》仅有东部独押1个韵段;《战国策》东部独押2个韵段;《墨子》东部独押1个韵段;《荀子》东部独用有3个韵段,阳东冬合韵有1个韵段;《韩非子》东部独用有3个韵段。这些韵语中均没有东冬直接接触的用例。《逸周书》东冬合韵有2个韵段:“功戎”、“疆宗公乡”,冬部独用1个韵段,东部独用3个韵段,东阳合韵1个韵段;《三略》东冬合韵有2个韵段:“功终”、“讼众容功庸同通”,冬蒸合韵有1个韵段,东阳中合韵有1个韵段,东部独押2个韵段。这些先秦著作韵语中东冬直接接触的用例很少,且其作者不甚清楚,是否有方音窜入,又是何种方音,很难确定,不能作为直接有力的证据。先秦韵读如下著作中反映东冬合韵现象较为突出:

《文子》东部独用有4个韵段,冬部独用有1个韵段,东阳合韵有17个韵段,冬阳合韵2个韵段,东冬合韵3个韵段:“宗用中”、“穷宗雄双”、“中宗通用”。

《老子》东部独用有6个韵段,冬部独用有3个韵段,东阳合韵有10个韵段,东冬合韵有1个韵段(邦丰),东蒸合韵有1个韵段。

这些先秦作品,虽然学界对其作者的认定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这些作品与楚有着密切关系,是学界大多认可的。分析其合韵情况,可以看到东部与阳部关系密切,同时东部与蒸部、冬部与阳部、东部与冬部也有合韵现象。由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作品中东冬界限已不再分明了,很可能与当时楚方音有关。考察楚系文献,我们可以更坚定这种看法。

在“屈庄宋”韵语中,冬部与侵部的关系较远,而更接近于东部。东冬合韵有2个韵段,2韵次,《楚辞·离骚》叶“庸降”,《宋玉·高唐赋》叶“容穷”,东冬侵合韵有1个韵段,《楚辞·九辩》叶“中谏丰”。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韵语也表现出类似情形,如《经法·道法》叶“农工”,《十大经·顺道》叶“众从穷”。东冬相叶并不是很突出,但已有所反映。到两汉时期,楚方言区韵语材料中东冬合韵现象越来越突出了。如《淮南子》中东冬合韵有13个韵段,冬部独用6个韵段,东部独用20个韵段,东冬合韵的韵例为:《原道训》叶“穷功”,《时则训》叶“容宗”,《览冥训》叶“终宗通”,《精神训》叶“宗通”,《主术训》叶“穷通”、“壅穷”,《齐俗训》叶“公通忠”,《诠言训》叶“穷同通”,《兵略训》叶“中穷攻”、“穷功”,《泰族训》叶“钟宫”,《人间训》叶“功隆”,《精神训》叶“用中”等等。东汉楚方言区文人韵语中,与东部相叶的冬部韵字有所扩充,如张衡《东京赋》叶“中宫融丰崇”,刘秀《据城京马武迎》叶“功终”,张衡《西京赋》叶

“戎雍”，胡广《边都尉箴》叶“戎功”，王逸《哀岁》叶“聪忠”，黄香《王子冠颂》叶“宫钟”等等。从许慎读若音来看，冬部除 1 例与蒸部为读若关系外，其余均与东部相关，如“柝读若鸿”、“冲读若动”、“蝕读若同”等，表明东冬关系非常密切。

将两韵部置于它们各自与其它韵部的联系中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经清人发现、后人经常运用的一条可靠经验。据此，我们可以考察楚方言区文献中东冬两部与阳部、蒸部、幽部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冬东与阳部、蒸部之间的关系。江有诰《复王石彘先生书》中说：“东每与阳通，冬每与蒸侵合，此东冬之界限也。”这种说法为大多学者信从，我们将其作为考察东冬界限的一条依据。战国时期，《老子》一书东阳相通较多，“屈庄宋”韵语也不乏其例，东阳合韵有 4 个韵段，分别是：《楚辞·天问》叶“鸿尚行”、“功方桑”，《楚辞·卜居》叶“长明通”，《庄子·天地》叶“明聪颖爽扬”等。冬阳合韵有 4 个韵段，分别是：《楚辞·九歌·河伯》叶“堂宫中”，《楚辞·九歌·东君》叶“裳狼降浆翔行”，《楚辞·九章·涉江》叶“中穷行”，《楚辞·九辩》叶“行忠”等。东侵合韵有 1 个韵段，即《楚辞·天问》叶“沈封”。东冬侵合韵有 1 个韵段，即《楚辞·九辩》叶“中湛丰”。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韵语中，东阳合韵较为突出，有 23 个韵段。两汉时期，东阳合韵逐渐增多，《淮南子》中东阳合韵有 27 个韵段，冬阳合韵有 7 个韵段，东蒸合韵有 7 个韵段，东汉楚方言区文人韵语中东阳合韵 3 个韵段，冬阳合韵有 1 个韵段，东蒸合韵有 1 个韵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战国一直到两汉时期，楚方言区韵语中东冬阳三者的关系都较为密切，东阳关系极密切，但东部与蒸部也不乏通押韵例，冬部与阳部也有通押用例，可以说，东部与冬部的界限并不分明。

其次，我们来看冬东两部与幽部之间的关系。《楚辞·离骚》：“日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渠孺之所同；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以为“同”、“调”入韵，东幽合韵。江有诰《楚辞韵读》以为无韵，罗常培、周祖谟则认为“这应当是楚方言的一种现象。楚方言东幽两部元音可能相近。”<sup>[4]</sup>（第 80 页）诸家之说，我们认为罗、周说法较为近理。《楚辞·天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段玉裁《六书音韵表·诗经韵分十七部表》第三部古合韵“龙”字下注云：“本音在第九部，屈赋《天问》合韵‘游’字，读如‘留’。”黄侃先生认为“《诗》之龙字，皆在东韵，而楚辞以韵游；以音理言之，犹农有浓音。是战国时，楚有此音。”<sup>[5]</sup>（第 103 页）“龙”与“游”相通，即东幽相通。在《楚辞》中，“犹豫”又写作“容与”，如《九章·思美人》：“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与而狐疑”，又《离骚》：“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两者结构类似，句意相同，但一作“容与”，一作“犹豫”。先秦文献中，“犹豫”写作“容与”仅见于《楚辞》，如《离骚》：“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游国恩先生《离骚纂义》指出“容与”即“犹豫”，踌躇不前之意。又《哀郢》“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群而不再得”，王逸注：“言己去乘船，士卒齐举楫櫂，低徊容与，咸有还意，自伤卒去而不得再事于君也。”低徊即徘徊犹豫也。可见“容”与“犹”相通，即东幽相通。《楚辞·九辩》：“被荷裋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带。”王逸注：“裋，祗裋也，若襜褕矣。”《方言·第四》：“襜褕，江淮南楚谓之襜褕。”《方言·第四》：“汗濡，自关而西或谓之祗裋。”可见，裋到两汉时期成为关西一带的通用语。姜亮夫认为“短衣祗裋，与汗濡皆可谓之襜褕，自是汉以后人通言也。”<sup>[6]</sup>（第 205 页）“裋”属幽部，“襜褕”均属东部，此两汉时期东幽相通之例。考察汉代楚方言区韵语，也有东幽相叶之用例，如《淮南子·本经训》：“故至人之治也，心与神处，形与性调，静而体德，动而理通。”“调”、“通”相叶。据阴阳对转的理论看来，幽部与东部相通，也就进一步证明冬东二部相通。

秦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中的韵语材料极为丰富，我们将其划分为秦及西汉、东汉两个时段进行考察，分别制作韵谱加以分析。据各自韵部统计表，秦及西汉时期，东部与冬部的辙离合指数为 7.87，高于合并水平，我们把东冬合为一辙再做韵离合指数的统计，韵离合指数为 67，需要做 t 分布假设检验，检验结果， $t = -0.4943$ ，由于分组数为 16 组，查 t 分布临界值表，临界值为 -1.753，t 大于此值，表明两部已合并。东汉时期，东部与冬部的辙离合指数为 10.40，远高于合并水平，东部独用 10 韵次，东部独用 31 韵次，东冬通押 8 韵次，两部关系极为密切，合为一辙做韵离合指数的计算，其值为 39，没有合并，但两部关系密切。从韵字上看来，至东汉时期，楚方言区文人韵语中，与东部相叶的冬部韵字有所扩充，将

两韵部置于它们各自与其它韵部的联系中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冬部与阳部有通押用例,东部与蒸部也有相通之处,东部与冬部的界限并不分明,幽部又与东部相通,据阴阳对转之理论,进一步证明冬东二部关系密切。秦汉时期,通语音系中东部与冬部之间界限分明,楚方言区文献则表现为东冬两部界限不甚分明,尤其是西汉时期,运用韵离合指数进行计算,两部合并,与通语极为不同,其他材料如标音字材料、读若音材料等也反映出两部的密切关系,这些材料均属楚方言区文献,我们不能说这些文献反映的全是楚方言,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材料中必然有楚方音的流露,虽然零散,但能作为有力的佐证。据此,我们认为秦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中东部与冬部关系密切,这种关系绝非偶然,东冬合韵的性质也必然需要从楚方言角度加以认识与解释。

### [参 考 文 献]

- [ 1 ] 李学勤:《新出简帛与楚文化》,载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楚文化新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 2 ] 王 力:《诗经韵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 [ 3 ] 周祖谟:《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 [ 4 ]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 [ 5 ] 黄季刚:《论音之变迁由于时音》,载《黄侃论学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 [ 6 ] 姜亮夫:《楚辞通故》第 3 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 [ 7 ] 于省吾:《释 A1A2 兼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2 年第 1 期。
- [ 8 ] 史存直:《汉语音韵学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 9 ] 陈秉新:《古音东冬不分续考》,载《阜阳师院学报》1987 年第 3 期。
- [ 10 ] 江有诰:《先秦韵读》,载《续修四库全书》第 248 册,上海: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 [ 11 ] 游国恩:《离骚纂义》,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责任编辑 何坤翁)

## The *Dong* (东) Category and the *Dong* (冬) Category in the Literature of Chu Dialect Region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Xie Rong'e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0, Hubei, China)

**Abstract:** From phonetic materials about the literature of Chu dialect region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ong* (东) category and the *Dong* (冬) category is studi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Heyun* about the *Dong* (东) category with the *Dong* (冬) category has the color of Chu. In Chu dialect, the *Dong* (冬) category was interlinked with the Yang category, and the *Dong* (东) category was interlinked with the Zheng category. These phenomena can show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Dong* (东) category and the *Dong* (冬) category. This kind of relations is not absolutely accident, and it needs to be explained from the dialect angle.

**Key words:** Chu dialect; *Dong* (东) category; *Dong* (冬) category